

ZHONGGUO HONGXUE GAILUN

中国红学概论

马经义◇著

(上册)

【内核篇 内学篇】



四川大学出版社

中国红学概论

(上册)

【内核篇 内学篇】

马经义◇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 融(特邀) 楼 晓

责任校对:唐一丹

封面设计:原谋设计工作室

责任印制:李 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红学概论 / 马经义著.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8.11

ISBN 978-7-5614-4192-3

I. 中… II. 马… III. 《红楼梦》研究-概论-中国
IV. 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77954 号

书名 中国红学概论

著 者	马经义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4192-3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 张	22.375
字 数	613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0.00 元(上、下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
联系。电 话:85408408/85401670/
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www.scupress.com.cn

序

任山杉

2005年春节，经义在电话中告诉我说，他现在正在写一部“中国红学概论”方面的书，因为忙于生计，我并没有太在意这件事。两年之后，一部洋洋洒洒六十多万言的皇皇著作放在我面前，嘱我写序，惊叹、佩服之余我却无从下笔。很难相信，但又不得不信——两百年来，涉及面最广、最成体系，对红学流变梳理得如此清晰的人，竟是曾经与我共同求学于四川大学并睡在我下铺、朝夕相处四年的兄弟——一位年仅二十六岁，温文尔雅、玉树临风的青年才俊。

“红学”可谓最具中国传统特色的文化现象。从它诞生之日起便一“红”不可收拾，到如今已“红”得发紫。“红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体系，是从蔡元培、胡适之先生开始的，后经俞平伯、吴世昌、周汝昌、冯其庸等大师的发展，如今已跃身于三大显学之首。研究《红楼梦》的人更是不计其数，或评、或批、或点、或续、或隐、或考、或咏、或论，形成了浩浩荡荡的研“红”大军。而今的《红楼梦》早已超出单纯文学的范畴而成为一种奇特壮伟的文化景观。

经义出身名门——医文世家，家学渊源，其少年时代便在红学界崭露头角。在川大上学时，我常和经义谈论“红学”，他心中仿佛装着一部“中华红学史”，常娓娓道来，如数家珍，不过都是我听的时间多，说的时间少。经义的悟性与才气非常人可比，在其影响下，虽愚钝如我也常有茅塞顿开之感，后来也渐渐喜欢上了《红楼梦》，虽不是“红楼梦中人”，但“红潮”的迭起，时时牵动着

的心。

对“百年红学”的研究、梳理，可谓代不乏人，前贤的著作早已林林总总，如1966年潘重规先生的《红学五十年》，1980年郭豫适先生的《红楼研究小史稿》、《红楼研究小史稿续》，刘梦溪先生的《〈红楼梦〉与百年中国》，欧阳健等先生的《红学百年风云录》，白盾先生的《〈红楼梦〉研究史论》以及2003年陈维昭先生的《红学通史》。我曾想，已有如此丰富的“红学”史论著，经义还要在这个领域“发掘”，能写什么？怎么写？

通读《中国红学概论》，疑云顿释，愧于自己曾经的陋见。别说“中国红学”需要梳理，仅从书中看来，“红学”格局都得重新划分，“红学”路标需得重新标示，“红学”定义也得全面更新！

《中国红学概论》的论述，是建立在什么是“红学”的定义上的。经义在书中给出了有别于前贤的全新定义：

所谓红学就是研究《红楼梦》本身及其相关课题，从而达到了解、研究、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人明辨是非、美丑、善恶，启迪人类新思想、新思路、新视角、新方法，最终使人了解自我、实现自我、超越自我的学问。

可以说这样的定义才真正地囊括了红学研究的方方面面，突出了“红学”研究的意义与“红学”精神。定义包含着三个方面的内容，也是《中国红学概论》（以下简称《概论》）着重论述的范畴：

第一，“《红楼梦》本身研究”。这是以书为论，重点放在了《红楼梦》文本上，这是“红学”研究的起始点。近几年，“红学”研究千姿百态，无奇不有，虽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热闹非凡，但细想起来，似乎离题千里，竟有“胡说”的嫌疑。“红学”研究之道，各有不同，这本无可厚非，但如果不以《红楼梦》文本为本，恐怕很难寻找到“红学”的真谛，致使“红学”研究也可能失去它应有的意义。在《概论》中，经义始终把握住了“以本为本”的思想，让“红学”重新回归到正确的途径上。

第二，“相关课题研究”。区区六个字，书中竟用了二十多万字

来诠释它的含义。这是《概论》的核心，也是“红学”的主体，更是未来“红学”研究的方向。什么是“相关课题”？用《概论》中的文字来讲就是：以《红楼梦》作为引子来诠释中华文化。目的是要达到了解并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这一“立意”本身而言，恐怕还没有哪一部红学著作能与之相提并论的。例如书中梳理《红楼梦》与哲学思想的关系，在谈到“生与死”的终极关怀时，经义认为，曹雪芹接受并化用了庄子的哲学思想，并提出：所谓生命，就是客观事物从一种状态转化为另一种状态的时间段。这可是对生命的全新定义。因为道家思想认为：没有生命就没有形体，没有形体就没有气息；生命是天地之间，若有若无之际，聚集起来的一股气息，气息逐渐变成形体，形体又孕育出了生命，人就是这样来的；当生命又走向死亡时，随着形体的消失，生命又化成气回归于自然。贾宝玉尊崇的“随风化了”，就是源于道家的哲学思想。

第三，“新思想、新思路、新视角、新方法”。“四新”可谓《概论》一书的灵魂。新在对“红学”格局的划分——内核篇、内学篇、外学篇、流派篇；新在阐释“红学”的角度——以中华文化为背景，以透析文化为手段，以传承文化为宗旨；新在明确“红学”的意义——寻求文化与社会，与人类，与生命的关系；新在倡扬“红学”的精神——明辨是非、美丑、善恶；新在激发人的潜能——了解自我、实现自我、超越自我。

《概论》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梳理“红学流派”。为什么要用“梳理”一词，这是基于经义的“史学观”。他认为所谓历史不过就是几个重要的人与更多不重要的人的一种存在形式。历史本身无法重现，千丝万缕如同乱麻，对于历史的阐述“梳理”应该多于“议论”。所以在“流派篇”中，我们很少看到作者直接的“评论”，但功过是非似乎又在作者“梳理”的过程中潺潺流淌于字里行间。

《概论》中的“外学篇”，历来被一些“红学泰斗”标榜为“真红学”，致使一些“红学”论著偏执一端。是真是假，《概论》中早已阐明。我这里需要提出的是，《概论》在梳理“外学篇”的时候，对于一些读者或研究者鄙视的“红楼文化现象”作了全新的理解。

例如曹雪芹的祖籍研究，已经追溯到了十几代！这对于曹雪芹研究有意义吗？“红学”研究需要吗？经义在书中阐释道：对于这样的现象，我们不能用一种“实用”的眼光去审视它，在红学史中这样的现象可谓随处可见，怎么去理解它，这需要我们从传统的文化基因当中去寻求“变形”的过程；对曹雪芹祖籍的追溯完全是我国“史官文化”的延展，在传统文化中，研究某人的祖籍，追溯得越远，越能显示研究者的功力，越能代表这种现象所追求的“终极旨趣”。

陈维昭先生曾经在《红学通史》中说：红学具有超强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不是指它具有现代人的思想，而是指对现代人、现代社会、现代文化的一种超强的切入能力。所以“红学”永远处于一种“待释”、“待考”的状态。经义拓展了陈先生的观点，他指出：红学的魅力，除了“待释”、“待考”以外，还有“待辨”、“待续”。“内核篇”待辨；“内学篇”待释；“外学篇”待考；“红楼”待续。可以说“四待”原则从根本上解答了“红学”流传百年而不衰的原因。

这部《中国红学概论》在文化阐释上强调了两个字：“概”和“论”。所谓“概”，其精神实质在于求“全”，即整理、阐释两百年来众学者研究“红楼”的方方面面，将前贤的研究分类、归纳、总结构成框架，为读者展现的是一条流淌在中国传统文化之林的“红流”。所谓“论”，是以梳理为手段、以叙述为基调、以“春秋”为笔法，全面阐述红学史上的“恩恩怨怨”。

对于《中国红学概论》一书的性质，似乎很难确定，因为它既有“学术史”的性质，也有“文学批评”的性质；它既有史学的高度，也兼文学的细腻。这样的写作方法，并不是作者为显示身手而故作姿态，而是由所研究的内容本身决定，换言之是根据“红学”板块的需要而时时调整叙述方式。例如，对于“内核篇”的分析就得使用文学般的“细腻”；对于“内学篇”的阐释必须兼顾“批评”的手法；对于“外学篇”、“流派篇”的梳理，就得站在史学家的高度。

读《中国红学概论》如同驰骋于浩瀚的大海，时而风平浪静，时而风波迭起，时而高山林立，时而荆棘丛生。一路上美不胜收；一路上叹为观止；一路上惊心动魄……

我一直都敬重研究《红楼梦》的人，因为《红楼梦》是中华文明中的精灵，它上可通茫茫宇宙，下可接浩浩尘世，而研究“红学”的人必是游走于“离恨天之外”，播撒优秀文化的使者。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今天，我们需要经义这样的“使者”带着我们“乘物以游心”，“与天地精神往来”。

当下之日，正是二十四节气的“立秋”。我国古代哲学认为——春为“生”；夏为“长”为“化”；秋为“收”；冬为“藏”。多年来，经义在“红海”中上下求索，如今已是收获的季节——硕果累累。为之骄傲，为之兴奋……“红”外谈“红”，自感杂乱无章，唯恐歪曲了经义的本意，以此为序，实为勉强……

2007年8月8日于四川成都

导 读

马科院

以一书名学，后又跃居“显学”之尊的例子，在中国文学史上除《红楼梦》以外恐怕再找不到第二例。曾经“华亭朱子美先生昌鼎”的一句戏言，历经百余年之后竟成了一种壮丽奇特的文化景观……

红学的产生与发展有很强的时代性。二十世纪以前，“经学”占据着主流地位，主要研究对象是儒家经典，内容包括哲学、史学、语言文字学等。二十世纪初，随着时政的变化，中国文化发生了一次革命性的转换。在梁启超先生倡导的欲新宗教、新政治、新风俗、新学艺、新人心、新人格必先新小说的意识形态下，小说脱颖而出，备受瞩目，像《红楼梦》这样的经典性著作，当之无愧地跨入了文学的舞台中心。

从《红楼梦》诞生之日起便一“红”不可收拾！当今的“红坛”热闹非凡，但在一浪高过一浪的“红潮”中，总让人感觉有一丝“荒诞”与“怪异”。

还记得“清世祖与董鄂妃的绝世恋情”吗？曾经的红学家为了证明这就是宝黛爱情的原本，而驾“孤舟”，持“明灯”，探“僻境”，下“史海”旁征博引，煞费苦心……还记得惊天地，泣鬼神的“曹雪芹杀死雍正的故事”吗？还记得公元2005年“红”遍天下的“秦学”吗？“秦可卿是废太子胤初的女儿”早已妇孺皆知。这些曾经震惊朝野，语惊四座的“案件”是谁在幕后操纵？这些“是非”不断，硝烟四起的“战场”又是谁在幕后指使？“纠纷”、余波未歇；“胡说”又卷土重来，竟又是谁在暗箱操作……

近三十年来，对“红学”这一概念本身以及红学史的反思成了红学界最热门的话题。红学史著作因此而林林总总。《中国红学概论》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下出版的。

从现有的红学史论著来看，其著作者多是当今学者名流，治理红学多年，早已是各学派的“掌门”或者“主力”，其论著高屋建瓴，叙述鞭辟入里，但是因师承关系，门户偏见对史料的取舍各有不同，因而容易受主观学术思维的约束。《中国红学概论》的作者——马经义，一位非“红学科班”出身又无学术师承的青年学子，本着对《红楼梦》的酷爱以及对百年红学的思考，站在一个与红学界并无渊源的历史高度，通观两百年红学的风云变幻……所以从他的叙述中我们最容易看到公正与客观。

《中国红学概论》是一部具有鲜明学术立场，能够帮助读者深入了解什么是红学、廓清红学迷雾、划清红学研究领域的书。它资料翔实，几乎囊括了两百年来红学研究所涉及的方方面面。书中对“红学”的概念作了全新的定义，对红学的研究领域作了全新的划分，并且明确了红学研究的意义，指明了红学研究未来的主流方向。

《中国红学概论》所参考的书籍、文献共计三百多部，极具资料价值，但又绝非纯粹的资料汇编，作者在叙述红学事件时尽量让事实本身说话，作者对事实本身不作“是非”评判，给读者留下了充分的思考空间。这样的撰写方式，无论对于红学研究者而言，还是对那些对红学知之不多的一般《红楼梦》读者而言都是不无裨益的。

《中国红学概论》具有以下六大特点：

第一，用“两性”、“四待”原则总结红学的魅力之源。一部小说能成为一门迷人的显学，把中国文人折腾得有声有色，把数以万计的博学鸿儒搞得“晕头转向”而又流连忘返，它的魅力到底在哪里？这样的命题似乎已成了红学研究的永恒话题。《中国红学概论》为我们总结了四个字——“两性”、“四待”。

所谓“两性”是指《红楼梦》具有深刻的“时代性”和超强的

“现代性”。《红楼梦》仿佛装有整个中国，每个有文化的中国人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红楼梦》又仿佛装有整个封建社会，能从中发现那个时代的方方面面。其实这就是《红楼梦》具有深刻“时代性”与“现代性”的最直接的表现。《红楼梦》的时代性以“微尘之中见大千”的手法，为人们细细讲叙了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由盛转衰，自破立新的“内外史”。《红楼梦》的现代性不是指它具有现代人的思想，而是指它对现代思想与生活的切入能力。这正是《红楼梦》永恒生命力之所在。

所谓“四待”是指《红楼梦》永远具有“待释”、“待考”、“待辨”、“待续”的状态。《红楼梦》的语言、人物、结构、思想以及诗词曲赋都因经典而魅力十足，是它们把《红楼梦》推上了一个不可企及的高度，怎么辨识它们的含义与寓意，这已永远处于一种“待辨”的状态。

生长在中华文化之土壤的参天大树——《红楼梦》，其字里行间流淌着中国文化的元素与养分，怎么从《红楼梦》中寻找中华文化“基因”的表现，如何透视中国的社会、人性，不同时期的众学者各抒己见，这也使得它永远处于“待释”的状态。

为了更好地研究《红楼梦》、剖析“红楼”文化，与之相关联的分支学科，如曹雪芹研究、脂砚斋研究、版本研究、成书过程研究都需要用考证的方法来解决实际问题，而考证又受到史料的局限，“史海钩沉”便成了红学考证的当务之急，这便使得红学研究处于一种“待考”的状态。

《红楼梦》未完，这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学常识。无论是《红楼梦》的续作者，还是探佚学家，他们的终极目的都是想“拼凑”一部完整而又完美的《红楼梦》。清代至今，无数的补、圆、续书层出不穷，都因“后续者”往往不满“前续者”的构思才亲自“操刀”的，所以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续作问世，因而又使《红楼梦》处于“待续”的状态……

《红楼梦》具有“时代性”与“现代性”的说法并非马经义首创，这是承袭陈维昭先生的观点，但是马经义对此作了扩展与进一

步的阐释，让读者从根本上理解了《红楼梦》无限魅力的来源。

第二，用“四篇”概念——内核篇、内学篇、外学篇、流派篇，来划分两百余年红学的研究领域。在红学史上，《中国红学概论》第一次提出“四篇”概念。第一次以这样的板块形式来梳理百年红学。

“内核篇”是红学的本源。所谓“内核”是把《红楼梦》真正放在一部纯小说的位置上来研究。这是《红楼梦》的本真，也是红学的源头。

“内核篇”由五个部分组成：《红楼梦》的语言研究、《红楼梦》人物创作研究、《红楼梦》结构研究、《红楼梦》思想研究、《红楼梦》诗词曲赋研究。从这五个部分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小说的《红楼梦》它最原始的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

“内学篇”是当今红学的“主干”，也是未来红学发展的主流方向，更是红学旺盛生命力的源泉。所谓“内学”是将《红楼梦》置于华夏文化长河之中，以此寻求中国文化“基因”在《红楼梦》中的表现。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红学的真正意义是通过《红楼梦》透视中国文化、社会、人性的特点……

“内学篇”共由十六个部分组成，分别从中医、民俗、园林、美食、典章礼仪、戏曲音乐、哲学、美学、封建社会、军事文化等切入，可以让我们领略到浩瀚无边的中华文化之中的朵朵浪花……

“外学篇”历来被众多红学家奉为“真红学”。所谓“外学”是指研究《红楼梦》文本以外的，与之相关联的分支领域。“外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剖析“红楼”文化。

“外学篇”由四个部分组成：曹雪芹研究、脂砚斋研究、版本研究、探佚学研究。作者尽力梳理、总结各种观点、纷争，但不作“优劣”“对错”评判，试图为读者展示一幅“原生态”的自然图景。在这四个部分当中，我们可以亲身感受到红学界的“战火硝烟”，可以领受到红学纷繁复杂的历史渊源，也可以体会到见仁见智的五彩缤纷，更可以欣赏到众学者思想碰撞的闪亮火花……

“流派篇”是红学历史动态的文化表现。所谓“流派”是指根

据研究方法、学术旨趣，对两百多年来“红楼”学问的分门别类。

“流派篇”由六个部分组成：题咏派、评点派、索隐派、小说批评派、考证派、红学史论著研究。流派篇的撰写目的是展示红学研究的丰富性，以及传统学术的传承和现代学术的演变规律，力求把治理红学的方法，放到中国几千年文化的大背景下来思考各种红学现象。从这六个部分中，我们可以看到“百年红学”的风云变幻，学术传承的内在律动，“门派”之争的情感牵连。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红学流派把握中华学术的演变规律，通过“红潮”的动向再现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背景……

第三，《中国红学概论》的撰写是以“四新”为根本出发点。所谓“四新”是指新思想、新思路、新视角、新方法。“四新”可谓《中国红学概论》的灵魂。“新视角”在于对红学格局的划分——内核篇、内学篇、外学篇、流派篇就是最好的说明；“新方法”在于阐释红学的角度——以中华文化为背景，以透析文化为手段，以传承文化为宗旨；“新思路”在于明确“红学”的意义——寻求文化与社会，与人类，与生命的关系；“新思想”在于倡扬“红学”的精神——明辨是非、美丑、善恶。新在激发人的潜能——了解自我、实现自我、超越自我。

第四，《中国红学概论》的撰述是建立在三个基本概念之上的。这三个基本概念分别是：文化、历史、概论。换言之，就是首先明确什么是文化、什么是历史、什么是概论，然后再在这三个概念上来撰写“中国红学”。

什么是文化？作者认为是区别于自然万物、人创造的或即将创造的一切。换句话说，文化就是人的存在。所以作者对“红学”的把握始终是以“人”为本的，其中包括人与之间的关系对红学的影响、“门派纠纷”与人性的关系，等等。

什么是历史？作者认为所谓历史其实就是几个重要的人与更多不重要的人的一种存在形式。所谓“几个重要的人”是指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运动规律和总趋势的体现者，以及以此为基础推动社会发展的人们；所谓“更多不重要的人”是指历史的参与者，是社

会从事一定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人们。所以作者在撰述《中国红学概论》的时候主要勾勒的是红学史中重要的人和重要的事件。“历史存在的方式，其实不是由它本身决定的，而是由书写历史的人的立场与价值观决定的。”这是马经义的历史观，所以我们在书中很难看到他对红学的评判，因为他认为：“如果一旦评判就会融入自己的立场与价值趋向从而卷入其中不能自拔，‘红学概论’就会变成‘红学乱论’了。真正的历史本身是一堆杂乱无章，七零八碎的自在。历史本身是真实的，是客观存在过的事实。但必须承认，绝对真实的历史是永远无法获得的，就像绝对真理一样。历史研究有它自身的局限，因为它的研究对象只能是过去，而不是现在或将来。有人认为历史需要叙述，但矛盾的是叙述的本身就是一种评判，任何人记载下来的历史都不能避免受到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情感的影响。”所以马经义认为红学历史更需要梳理。“所谓梳理就是把已有的红学现象归类整理，让人达到一目了然的地步。梳理的过程不能卷入纷争与评判，历史中的功过是非由读者自由评说”，其实这就是马经义著述《中国红学概论》的立场。

什么是概论？作者认为就是概括地叙述，不要太多的解释，择其重点大概描述，行文不能过长，描述不能太细。重点在于让读者对红学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中国红学学术思想博大精深，它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有梨花春雨，有瑞雪秋月，有佛光禅韵，也有阴霾乌云，总体成果是辉煌灿烂的。我们在“概论”中没有办法对它们进行深刻的哲学分析，而只能注重于文学理论批评与各个历史时期的学术文化思想的结合，使“概论”能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学术文化背景中有一个更合理、更全面、更科学的文化梳理。

第五，《中国红学概论》主要针对三个不同层次的读者群。喜爱《红楼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读者。此著作可以作为入门的最佳书籍，因为它深入浅出地介绍了红学研究的方方面面，以及它们和中国传统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成为初读者的首选“百科全书”。

对于《红楼梦》的研究者，此书可以帮助他们归纳红学知识系

统，从一个较高的平台统观“百年红学”，从而激发他们的学术新思维。

对于“红学家”，此书提出了多条红学研究的新概念，提供了治理学术的新方法，从而达到共论、共勉、共进的目的。

第六，在书中，著作者明示了未来红学的主流方向。

如今的“红潮”诡异而荒诞，借《红楼梦》奇思妙想阐释稀奇古怪者居多，针对这样的现状，作者在书中明示了未来红学的主流方向——以《红楼梦》为引子透视中国文化，了解中国人性。这种明示并非马经义信口开河，而是通观百年红学之后，总结出来的学术心得。马经义认为，题咏派会因为它古老的“韵文”形式而疏离读者，索隐派会因它牵强附会的手段而尘封于历史，考证派也会因史料的局限而停滞不前；唯有将《红楼梦》置于小说的位置，在中华文化的大背景下，不断挖掘其美学、哲学、社会学等价值才是红学真正的主流。

红学有历史，这意味着红学是变化的，红学史就是红学体系不断更替的过程，虽然在此过程中有不少盛极一时、不久又逐渐衰落的陈迹，但它毕竟灿烂过，也同样是时代文化的表现。科学永远是不完整的，每解决一个问题后，又会在解决的问题上出现新问题，红学也是如此，它同样要发展、要更新。所以红学才有了永恒的魅力，才永远处于待释、待考、待辨、待续的状态。

红学并不站在它的时代之外，而是依存于时代，所以“红学主题”不可能是永恒不变的，所以才有了“百年红学”的历史。真正的红学是时代文化表现的精华，而红学家也可能成为时代的骄子，也可能是错误理论的吹鼓手，这就要看他反映了时代的哪一面。

大观园，这方净土早已被一些人搞得乌烟瘴气，俞平伯先生曾经播下的“《红楼梦》越研究越糊涂”的魔咒，早已被证实了一遍又一遍……我们希望通过马经义对中国红学的梳理能还红学一片美丽的天空，给普通读者一条认识红学的光明大道……

2008年4月6日于四川绵阳

前 言

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地在笔尖下，在键盘声中流淌着……从当初准备收集资料到现在初稿拟成，已整整四年……据说曹氏雪芹先生“十年辛苦”终成一书，以致“血染红楼”泪尽而亡。和曹公比起来，不知差了千里万里！

对红学的梳理常有如履薄冰之感，因红学本身就是一块“是非之地”，加之前贤的著作林林总总，汗牛充栋，我辈后生，稍有不慎，贻笑大方是小，掉入泥潭、坠入深渊、不能自拔是大……平心而论，以自己现有的“修为”是负载不起对“百年红学”的沉重思考的。年少轻狂，总想有所“建树”与“突破”，但毕竟“初生牛犊”，现实与理想往往纠缠难分。幸得父母、师长、亲友之鼓励，丢开顾虑，跃进“红海”，亲身经历一回弄潮的快乐……

治学本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我虽管中窥豹——未能识得红学全貌，但毕竟认真对待了，抛砖引玉又未尝不可呢？“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愚辈期待着诸家指正。

对于这部《中国红学概论》的撰写，我想作以下说明：

第一，对红学的梳理，不以时间为顺序，笔者在重新定义红学的含义下，将其划分为四个板块——内核篇、内学篇、外学篇、流派篇。

第二，对于每一板块，其撰写方法力求达到的目的都有所不同。内核篇，主要把《红楼梦》置于纯小说的位置，介绍它的思想、语言、结构、人物、诗词。内学篇，力求把《红楼梦》置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从《红楼梦》中寻找华夏文化的种种“基因”。外学篇，历来被众多学者奉为“真红学”，在本书中，笔者也尽力梳理、总结各种观点、纷争，但不作“优劣”“对错”评判，试图

为读者展示一幅“原生态”的自然图景。流派篇的撰写目的是展示红学研究的丰富性，以及传统学术的传承和现代学术的演变规律，力求把治理红学的方法，放到中国几千年文化的大背景下来思考各种红学现象为什么出现，有何根源，影响何在。

第三，《中国红学概论》的撰写是建立在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之上的，换言之，无论是哪个红学板块，所叙述的内容都不是笔者的研究成果，笔者只是一个从事收集、整理、分类的编写者，这也许就是孔子所说的“述而不作”吧。参考的文献、书籍，其出处都归纳在每一部分后的“主要参考文献”之中。在此也向被参考书籍的著作者，表示深深的谢意，因为没有你们，“中国红学”不可能走到今天；没有各位的思想与观点，也不可能在这部《中国红学概论》的出版。特别感谢陈维昭先生，虽然未与先生相识，但陈先生的史学思想对笔者把握《中国红学概论》的叙述方式，甚至“史学理念”都产生了极大的指导作用。可以说本书中许多“文化依据”（学术思想“前理解”）都直接来源于陈维昭先生的《红学通史》。

第四，笔者撰写《中国红学概论》的最大目的就是让一般读者了解“百年红学”究竟都研究了些什么，力求勾勒出一个红学研究的轮廓来，推出各位红学家的学术思想、学说观点，为读者尽可能大地划出一个红学范围，明示红学研究的真正意义，指出一条笔者认为最宽广的红学研究方向。

第五，出于对红学研究者的尊敬，在其名后一律加“先生”。

做这样一种“文化梳理”是我多年来的心愿。记得冯其庸先生说：“不要怕困难，不要担心前人把事情做完了，自己没有事做。哪怕是在整理、重述前贤的思想，对于我们提高自身都是不无裨益的。”因为著述要面对大量的史料、著作以及纷繁复杂的学术联系，再加之整个撰写过程皆笔者一人，并无任何红学名师指点，全凭自己领悟，对知识的掌握、对前贤学术思想的理解难免有偏差，敬望诸家不吝赐教。

第六，本书中所指的《红楼梦》，除特殊注明出自于“某某本”以外，皆以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本子”为准。